



音乐家黄英森



比赛现场，黄英森指挥。

岁月流逝，民族管弦乐在民间的流行却不曾“降温”。走在海南各地的大小乡镇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村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大树荫下，一低头，一合计，一曲民乐合奏就热热闹闹地传向远方。

但由于主管部门不够重视，加之当前一些音乐院校的教学体制存在误区，所培养的人才大多专攻西洋管弦乐方向，不够“高大上”的民乐鲜有人问津。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黄英森等人，期待民乐发展能够迎来更好的明天。

## 黄英森： 海南民乐交响不老情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赛前的准备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简单得几乎没有一点装饰的舞台上，一位老人正挥汗如雨。随着他大幅舞动的手臂，30余人的乐团配合默契，唇齿指缝间缓缓流淌而出的乐曲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。

这是海南省第四届中国民族音乐大赛决赛前10分钟，来自琼海市的万泉河民族乐团在进行最后的彩排。正为这支民间自发组织而成的业余乐团指挥的老人，在转身的一瞬，让许多人眼前一亮——他是黄英森！这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谦逊地一鞠躬后，便没入了候场的人群。

### 大学教授甘当 民间乐团志愿者

万泉河民族乐团被安排在第7个出场，于是黄英森也得空能与记者短暂地闲叙。刚刚结束彩排的他满头大汗，面色因高涨的情绪还未平息而显得健康红润，丝毫看不出他已年近耄耋。

“前不久我刚回海南，过几日又要去学校上课。这次回来，除了放心不下家中在建的祖屋，还有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为万泉河民族乐团参加这次比赛进行集训并担任指挥。”黄英森告诉记者，他与乐

这一看，黄英森就被这个乐团深深吸引了——它的组成人员来自各行各业，有专业的民乐演奏者，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，有农闲时抽空前来的农民，还有来度假的“候鸟”等，年龄跨度也很大，但无一例外的是，他们都对民乐演奏有着特殊的情感，只要凑到一起，乐声、笑声、歌声便不绝于耳。

“正是对民乐的共同热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，如今已是难舍难分。”黄英森告诉记者，尽管冬季、春季已然过去，迎来盛夏的海南岛不再是度假、养生的最佳选择，可每一次排练，乐团中的“候鸟”成员们仍会准时到场，“他们在海南找到了民乐演奏的知音和伙伴，从此，海南对于他们而言不再只是避寒之地，更是一个挖掘、培养兴趣的乐园。所以，他们都舍不得离开。”

其实，最舍不得离开是黄英森本人。虽然在音乐学院任教的数十年间，他早已桃李满天下。他的儿子，青年美籍华裔音乐人黄若更是被多家中外媒体赞誉为“继谭盾、盛中亮、陈怡等旅美作曲家之后，又一颗在美国乐坛冉冉升起的华裔作曲、指挥之星”。但见惯了青年学子对音乐梦想的狂热追求，黄英森仍感动于乐团成员用默默坚守献给民乐的最纯粹的表白。

“这学期我带的研究生不多，空余的时间会为乐团谱写或改编适合用民族管弦乐器演奏的交响曲，也会争取更多机会回海南给他们进行现场指导。”近半年来，黄英森这个“志愿者”当得可谓是不亦乐乎，“一走进这个乐团，我就不再是大学教授，也不是硕士生导师，而是和他们一样，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乐爱好者，与他们一同乐在其中。”

### 扬长避短谱 民族管弦乐交响曲

静谧的夜，万泉河水在月光下叮咚流淌，远处走来一丛青年，欢声笑语搅乱一池春水。不一会儿，他们载歌载舞，恣意庆祝这大好时光。

这鲜活生动的场景，来自于黄英森于1978年谱写的《万泉河之夜》。这支用西洋管弦乐器演奏的交响乐曲一经推出便屡获殊荣，还曾受到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青睐，将总谱

带回澳洲排练演出。

“这支乐曲虽然动听，但其构成非常复杂，想要完整演绎并不简单。”黄英森分析，《万泉河之夜》节奏交错，高潮迭起，情景交融，在演奏过程中还会经历四次转调，对演奏者能否顺利驾驭乐器的音准、音色和表现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用西洋管弦乐器表现这支乐曲已是不易，而黄英森却迎难而上，作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尝试——将它改编成民乐交响曲，用最本土、传统的民族乐器演绎这份海南风情。

“我花了不少时间，也下了不少功夫去做这件事。”在研究过程中，黄英森发现，相较于西洋管弦乐器，民族管弦乐器存在音量稍小、音域较窄、亮度不够、穿透力不足等缺陷，“就拿弦乐部分来说，西洋管弦乐器中仅提琴就分为小提琴、中提琴和大提琴，音域宽广且表意丰富，而民族管弦乐器中的二胡、中胡等却显得略微单薄，难以与之抗衡。”但是，他又指出，民族管弦乐器也有优势和特点，如扬琴、琵琶、古筝等弹拨乐器就相对来说更为多样，若能将它们充分利用，也能为交响乐曲增色不少。

“在我看来，民族管弦乐器同样能够精彩演绎交响曲。”正如黄英森所说，经改编的《万泉河之夜》通过扬长避短和民族管弦乐器之后交响性丝毫不减，时而如娓娓道来，时而又大气磅礴。“起初，我并没有把握万泉河民族乐团这样的业余乐团能否演奏这首曲子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他们已经能够基本掌握和诠释。”由于初步尝试获得成功，黄英森干劲十足，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他又接连改编了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等一系列接地气、得民心的交响乐曲，交由万泉河民族乐团排演。

据他介绍，为体现该乐团的地域特色，仅是围绕“万泉河”这一主题的交响乐曲，他就已经改编、排演了好几首，期待着下半年能以乐团为主要演出单位，面向全省献上一台有影响力的民乐演出。

### 呼吁业界更多关注 民乐新发展

其实，这并不是黄英森第一次创作或改编民乐交响曲。

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民乐交响曲刚刚在国内出现时，他创作的《坦赞铁路皆友谊》等一批乐曲就已广受好评。但令他遗憾的是，数十年间，民族管弦乐交响曲发展非常缓慢，甚至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。

省文联组织联络处处长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美告诉记者，当前，海南民乐发展有几大突出现象——民间小乐团很多，如在琼海市，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发组建的民乐队，但大多缺乏完备的建制和规范的管理。其次，在汉族聚居地区，由于有八音、琼剧基础，涌现出不少水平较高的民间艺人，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因民族乐器单一等原因显得相对滞后，民乐发展失衡。同时，由于民间乐团缺乏资金，且没有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，缺乏专业的培训、指挥人才，也很难征集到优秀的作品演奏。

“由于民乐交响曲的演出并不算多，懂得欣赏的观众也就不多。观众少了，演出只会更少，主管部门也不够重视，如此一来，就陷入了恶性循环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阻力。”黄英森还补充，当前一些音乐院校的教学体制也存在误区，所培养的人才大多专攻西洋管弦乐的作曲和演奏，不够“高大上”的民乐则鲜有人问津。

但可喜的是，岁月流逝，民乐在民间的流行却不曾“降温”。走在海南各地的大小乡镇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村民们或是提着一支唢呐，或是衔着一支笛子，三五成群地聚在大树荫下，一低头，一合计，一曲民乐合奏就热热闹闹地传向远方。

“黄教授对海南有深厚情感，因此对海南民乐发展总是不求回报，只知奉献。像他这样怀有赤子之心的音乐家，实在难得。”张德美很感慨，“我常常与他说，多回海南来，海南的民乐发展需要你。”

“我将继续致力于民乐交响曲的创作与改编，也呼吁更多老、中、青年音乐人和民乐爱好者来做我的‘战友’。”如今，无论是黄英森、乐团成员还是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民乐爱好者，都将希望寄托于未来，“相信终有一天，民乐之精华能为人们所珍爱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乐交响曲也能响彻四方。”



儋州代表队在演奏。

团结缘是在今年春节前夕，“返乡过年时，我从业界朋友口中获知，加积镇有30多个民乐爱好者自发组成了一个乐团，虽然缺乏排练曲目和专业指导，发展举步维艰，但热情高涨，其中一些乐手能力还很强。于是，我萌发了一个念头，去看看他们。”